

吳藹宸著

新疆紀遊

附蘇聯遊記

八十五叟王樹枏題

吳 謁 宸 著

新

疆

紀

遊

附蘇聯遊記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渝第二版

(•90123渝手)

新疆紀遊一冊

渝版手工紙

定價國幣貳元捌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著 者

吳 謫 宸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各 地 商務印書館

新疆之演變及其展望

——新疆紀遊三版增補——

新疆消息，報紙久已沈寂，自三十一年七月起各報始披露新疆之事，各界極感興趣，一時開發西北之聲浪，甚囂塵上，撰文論列者，更如春筍之怒發，大公報且認爲抗戰中之「奇蹟」，於是茶餘酒後，所談者無非西北問題，對於前途各抱有無窮希望，政府亦在分途設計，大有劍及履及之慨。余適在重慶從事著作，凜平「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明訓，雅不欲有所論列，只對新省消息，隨時留意，見地方與中央關係日臻密切，表示欣慰而已。

因國人之注意邊事，遂覺邊疆書籍之缺乏，藉曰有之，而在戰時之重慶，亦不易得，商務印書館適由他分館獲得余之舊著「新疆紀遊」一冊，視爲孤本，而索閱者日衆，應接不暇，遂有重行排版之議。該館主人囑余增加材料及意見，使其合於時代性，免貽明日黃花之誚。余對開發新疆，固未嘗一日去懷，今乘重版機會，亦欲一吐衷曲。惟是個中消息，多係得自傳聞，雖比較認爲可靠，但非若舊著之躬與其役者所可比擬。最後所述開發新疆之展望，則又個人管見所及，不憚羅縷，願與中央地方當局及留心邊事者，一爲商榷者也。

新疆之演變，擇其聲華大者，依次分別說明如下：

(一)肅清反動份子 新疆自二十二年「四一二政變」以來，變亂時起時伏者，又有數年之久。馬仲英自敗走吐鄯後，乃復秣馬厲兵，待時而動。二十二年冬馬由達坂城進撲迪化，伊犁張培元亦由烏蘇進窺省城，截斷迪化往塔城要道，馬團攻省城一月，城外各險要均被佔領。當茲省城岌岌危殆之際，幸蘇方派兵救援，張部行至中途全被擊潰，張拔槍自殺。馬部素以饒勇稱，但無法與機械部隊抵抗，遂自喀什退卻。馬見大勢已去，約同高級軍官數人，經依爾克什塔卡走入蘇境，受蘇方優待，曾在塔什干受軍事訓練，以後消息隔絕，有謂尙

在莫斯科者。

自馬仲英、張培元相繼失敗後，省城之圍始解，盛世才督辦勢力達於北疆全部，但反動份子仍多隱有威脅。時南疆獨立業已取銷，省派劉斌爲喀什警備司令，勢力漸及南疆，惟馬仲英部下馬虎山尙領少數東干軍佔據和闐、于闐，直至二十六年馬虎山、麻木提等在南疆叛變未逞，旋被剿平。馬虎山經印度走上海，麻木提有輾轉逃至日本受日方優待之說，南疆遂告統一。

二十六年冬，迪化發生大陰謀案，重要官吏株連逮捕者頗衆，爲肅清反動份子之最大案件。維吾爾族首領省府副主席和加尼牙子，即於此次置之於法，其他漢人官吏同遭刑辟者，亦頗有人在。據官方宣布，反動份子曾受日本金錢運動，陰圖推翻現政府，斯時南疆發生騷動，延至焉耆，與省城暗相聯絡，但不久亦被驅散。

次則哈密警備司令維族堯樂博士久與省城不睦，卒至不安其位，於二十六年間棄職逃入內地，向南京報告。又二十六年天山北路哈薩克族因反對省城強迫其子弟讀書，強徵其青年當兵，羣起鬪亂，盛氏將其首領誘至迪化槍決，並派兵驅逐，該族先後竄入甘邊玉門一帶，不下四五萬人，攜有槍枝馬匹，殺人越貨，成爲甘邊之患。新省經此數年肅清掃蕩，反動份子從此銷聲匿跡，全疆於是統一。

(二)宣布六大政策 盛氏治新提出六大政策，即「反帝」「親蘇」「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設」是也。該六大政策，並非同時提出，最先提出者爲「民平」，其次爲「反帝」，再次方爲「親蘇」，至「清廉」「和平」「建設」則爲以後提出。

當提出「反帝」時期，南疆之英籍印商多被驅逐，居住新疆四十餘年之迪化內地會胡進潔牧師亦被驅逐出境。同時指摘日本帝國主義會派員參加馬仲英擾亂新疆工作，曾經虜得日本報務員一人，足資佐證。又指摘南疆獨立，亦是帝國主義國家一大陰謀。

當提出「親蘇」口號時，曾引起全疆民衆之疑慮，國內人士更覺惶惑不安，且有疑及新疆業已脫離中央，從事亦化者。實則新疆與蘇聯因地理上之關係及經濟與商務之聯繫，有不容不親近之勢。彼時迪化蘇聯總領事

具有相當權力，軍事財政均聘有蘇聯顧問，亦有類似蘇聯特務機關之設立，星羅棋布，各界各族橫被逮捕者，實繁有徒，人民談虎色變，深感不安，爲新省以前所未有。

(三)新疆內政 新疆省政府前曾設有副主席，各廳長現猶設有副廳長，且有多至二三人者，各行政區設有副行政長，行政長、縣長不必專限漢人，有由其他民族擔任者。二十九年省政府主席李溶因病出缺，中央發表薩氏兼任，薩氏除二十七年曾往莫斯科一度遊歷外，坐鎮迪化已達十年之久。

論及財政，新疆在前清本由各官協餉，民國後協餉無着，楊增新整理財政，杜絕漏規，發行一兩銀票，信用卓著，人民旅行苦帶白銀，有情願貼水兌換銀票者。楊氏堅持只發一兩鈔票，故終楊氏時代，銀票雖稍跌落，猶能維持每二兩銀票換洋一元。

金樹仁繼任，因哈密變亂，軍用浩繁，續出三兩五兩省票，遂至不能兌現，省票跌至每十二兩換洋一元。「四一二政變」後，軍餉大事增加，省庫窮於應付，遂復印發十兩省票，價亦續跌至每五十兩換洋一元，時余在省政府會議席上力持反對，認爲飲鳩止渴，今日所出下策，未幾又將變爲無策，曾擬具整理財政計劃由委員李溶等運署，經大會通過施行。無如軍用日繁，省庫如洗，果又續發五十兩省票，從此發票愈多，價格愈跌，由七十五兩至一百兩五百兩一千兩換洋一元，最後竟跌至每四千兩折合法幣一元，財政紊亂，於斯爲極。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開全疆三大大會，始決定改兩爲元，遂於二十八年一月發行銀洋鈔票二千萬元，票額以十元爲限，收回省票略票，保持與法幣同價。新省鈔票與美金折合率，始終維持以三元五角計算，實際高於法幣五倍。三十一年十一月財政部規定，新幣一元合法幣二元，或關金券二十五分，自是法幣關金券可在新省按規定折合率通用。三十二年五月中央銀行在迪化設立分行。

次論教育，近來教育却在飛騰猛進。從前楊增新利用愚民政策，教育尙不提倡，期其渾渾噩噩相安無事，佔全省絕大多數之維族子弟向不讀書識字，只掌教「阿訇」能讀阿拉伯文之可蘭經及粗通文理，而令子弟讀教外之書又恆爲「阿訇」所不允許，以致入漢人學校讀書者，幾如鳳毛麟角。亞哈薩克族以游牧爲生，更無文苑

之可言。近來省府厲行教育政策，各民族文化卻能平衡發展，維族子女能用自己文字寫信，爲前所未有，尤其婦女教育，發展特別迅速。

全省報紙除在迪化設立新疆日報總社外，並在塔城、伊犁、阿爾泰、喀什設立分社，用漢、維、哈、蒙四種文字印行日報，亦爲從前所無。喀什維文報紙每日能銷二千餘份，伊犁民衆文化水準較高，報紙內容亦較好，且有俄文報一份供歸化俄閱覽。迪化另有刊物兩種，一爲「反帝戰線」，一爲「新疆青年」。

次論衛生，近在每城市均設有醫院或診療所，設備相當完善，市民可以免費住院。此原爲蘇聯之特色，今則行之於新疆，醫生護士大半仍爲蘇聯籍。迪化設有官藥房，分送藥品至各醫院，人民可用低價購到需要藥品。

(四)新疆外交 談到新疆外交，實際上就是對蘇外交，因地理上之關係迫之使然，自蘇方完成土西鐵路，與新省邊界平行千餘里，益感實迫處此。例如新省有事，蘇方軍隊可以朝發夕至，我方由蘭州至迪化，現雖有汽車路，亦非半個月不辦，僅此一點，即覺新省對蘇外交之不易處理。當楊增新時代，適值我國發生革命，白俄退入新疆，悉被解除武裝，復基於平等互惠重訂伊犁商約，蘇方要求在新省恢復原有五領館，楊亦要求在蘇境內設立五領館（通稱新疆五領）。楊氏坐鎮十七年，對外未嘗損失絲毫權利，厥功甚偉。

金樹仁因哈密激成事變，需要軍火鎮亂，不得不向蘇方告急，而有新蘇臨時通商協定之訂立，應允蘇方權益，作爲交換條件，「四一二政變」後馬仲英圍攻迪化，氣勢汹汹，設有差池，則變亂蔓延不知底止，中央輓長莫及，遠水不救近火，惟有蘇方之援助，方能轉危爲安，此亦非當機立斷不爲功，否則不知又將犧牲若干生命。

顧蘇方何以毅然如此，則因迪化爲中國任命合法之政府，馬仲英僅係私人行動，況蘇方認爲馬之背後，有日本帝國主義暗爲策應，馬如得逞，則日本勢力到達新疆，不但蘇聯中亞細亞直接受到威脅，將成東西夾擊之勢，即高加索之巴庫油場亦有被轟炸之虞，當時余在蘇境，曾閱到報紙頻作此警戒之語。二十八年四月孫營生

院長在莫斯科時，史達林先生曾向之談及，並謂當時幫助迪化之合法政府，即僑幫助中國云云（見三十年十月十二日孫院長在香港大學演說詞）。至借款與省方，俾得修築公路及他建設，亦可同作如是觀矣。

從此蘇聯在新勢力相當膨脹，與其曲予掩飾，毋寧認為合理性之演變。自倡出「反帝」「親蘇」口號，蘇俄益復鮮明，共黨份子暗中活躍甚力，延安要人介弟一度策結全省財政，其他思過半矣。三十一年春間，督辦四弟世顯突然被刺身死，其中自有背景，使盛精神上感受痛苦，最近新疆之急轉直下，對此不無相當聯繫。自是地方與中央日益接近，完成內外相維之局，實屬國家前途之慶。至新省所聘蘇聯顧問，現雖尚未解雇，但實無權力，哈密雖尙駐有少數蘇聯紅軍，亦有不久即行撤退之說。

新疆對英外交，原只限於南疆（據稱，現已回），在省城宣布六大政策之下，英籍印商頗受影響，有勒令停業驅逐出境者，即駐喀什英國領館環境亦頗困難。二十四年北平英國大使館參贊台克滿（Sir Eric Teichman）（現任重慶英大使館參贊）奉其本國政府命令特經由新疆、印度返國，同時駐喀什英總領事格勞瓦（Colonel Thomson Glover）亦來迪化，俾與省當局有所接洽。二十八年國南疆反英空氣頗為濃厚，幾使當地印商無法立足，喀什英總領事詹森（Major H. H. Johnson）復往迪化謁見當局，效果如何則不得知。三十二年英美聯新省地位之日趨重要，先後獲得我國政府許可可在迪化創設領館，外交部亦於三十一年九月恢復駐新疆特派員公署，新疆五領亦改由外部派充，正在遴選人員中。要之，新疆外交漸入正常軌道，誠邊陲之福音也。

（五）新疆交通 新疆與內地交通，目下可稱全賴飛機。二十二年間歐亞航空公司（中德合辦）開始航行，設分公司於迪化。嗣因蘇德關係日趨惡劣，蘇方不允德機過境，飛機遂告停駛。彼時尙有新設汽車公司由綏遠開往迪化，約二十日可達，但不久亦告停止，所有卡車多被新省截留。當斯時也，新省與內地交通幾斷絕，消息亦阻梗不通。

自中日戰事發生，中央欲在新省另闢國際路線，遂於二十八年九月間成立中蘇航空公司，擬沿經營自哈爾

經迪化、伊寧至蘇境阿拉木圖之航空線。資本定為美金壹百萬，中蘇股本各半（中航美股僅佔百分之四十五，歐亞德股僅佔三分之一），開辦後又增加股本壹百萬。董事六人，中蘇各半，中國方面董事長（張元夫民擔任）蘇方任副董事長。飛機七架由蘇方供給作為股本，每週開行一次，哈密、迪化、伊寧均設有飛機站及旅館，設備堪稱完善。公司人員以及機師，多數為蘇聯人，三次董事會開會皆在蘇境阿拉木圖舉行。當時因急待通航，打通國際路線，所有擬訂章程，不無優待及遷就之處。自從中航航空線開航，國際交通可於三日完成，即由重慶起飛，第一日至哈密，第二日至阿拉木圖，第三日至莫斯科是也。

此外又復完成甘新公路，計長一一七二公里，汽車約半個月可達。又新省創設五瓦薩無線電台，於二十八年三月間完成，可與全國各地直接通報，無需由蘭州轉電。三十一年底迪化至庫倫間直接通電話，尤稱利便。至省內汽車公路，計已完竣者，則有迪化伊寧線，長七二〇公里，迪化塔城線，長六九〇公里。又鋪建塔城至阿爾泰，迪化至吐魯番七角井，迪化至喀什和闐公路，全省汽車增至四百餘輛，在本省內汽車到處暢行無阻。

（二）曾至迪化之中外重要人士，「四一二政變」後，除黃慕松、羅文幹先後奉派來新外，此後來者，則有陳立夫、李根源、楊杰、孫科、邵力子、朱紹良、翁文灝、蔣宋美齡六、吳忠信、梁寒操、沈鴻烈、傅秉常諸氏。或係擁有中央使命，或係往蘇聯經過迪化，或係私人交誼前往，俱非短時間之淹留，督署東花園則為其下榻之所。其中以梁寒操氏居住較久，且親往伊寧及南疆考察，於三十二年四月間返滬復命，朱紹良長官與薩氏本屬舊交，不假半年去新四次，問辭勞瘁，贊助獨多。

至外人方面，二十三年倫敦泰晤士報記者傅禮明（Mr. Peter Fleming）偕同瑞士女記者梅萊提（Miss K. Marlat）由北平經青海私入南疆遊歷，道出印度返國。傅禮明編著 News from Turkestan 一書，一九三六年出版（內中敘及蘇方如何出兵擊敗馬仲英），文筆流暢，稱爲名著。梅萊提士歸著 Turkestan Solo 及 For a hidden journey 兩書，均經由法文譯成英文，先後在倫敦紐約出版。二十三年倫敦名探險家斯文赫定（Dr.

Even Herin 奉南京行政院令往新疆考察路線，經由綏遠搭汽車入新，並至南疆羅布淖爾查勘，歸著(1) Eng Horse's Flight, 1936 敘述馬仲英如何失敗退卻甚詳。(2) The Silk Road, 1938 敘述古代絲綢舊道，兼察要地位。(3) The Wandering Lake, 1940 敘述羅布淖爾之形勢，均由瑞典文譯成英文。二十四年英大使鮑參贊台克滿經由新疆印度返國。歸著 Journey to Turkestan, 1937 敘述在迪化與盛督辦談話情形。二十九年十一月英國工黨領袖國會議員克利浦斯 (Sir Stafford Cripps) 由重慶飛往迪化，為抗戰後英人赴新者第一人。三十一年十月美國共和黨領袖威爾基 (Mr. Wendell Wilkie) 經由迪化來渝。三十一年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返國述戰經過迪化。

(七) 抗戰大後方 自七七事變發生，新疆成為抗戰大後方，地位極形重要，負大後方重責者，盛督督辦也。盛督電呈中央極力表示擁護，並請在西北訓練新兵以期長期抵抗。二十七年十月全疆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捐獻飛機十架，冬令軍衣一百萬套。三十年新省認購大批戰時公債，情緒之熱烈，不亞他省。

因國際運輸之需要，中央嚴令主管機關趕修甘新公路，(即當年左宗棠出關時之陽關大道，中途經過一段戈壁，渺無人煙。)彼時分段趕築，所用工人約有十萬，在軍隊監督之下趕修，至二十七年年底全路告成，於是蘇方接濟軍火、汽油得以運入內地。無數卡車以及唐克車、鐵甲車，每日在此路上行駛，另有駱駝隊不下二萬頭以及驢車、馬匹、裝運汽油軍火。當漢越鐵路不通，漢緬路復被封鎖之際，甘新公路成為唯一之國際路線，其重要可以概見。所有中國產品如羊毛、茶、磚、錫砂等類，亦皆經由此路運往蘇聯，俾便以貨易貨。中蘇兩國公路之交接處在伊犁邊界之霍爾果斯，所有蘇聯運華貨物，皆在霍爾果斯出發，經迪化、蘭州、西安、漢中、成都而至重慶，全綫長五、二七四公里。抗戰期間，新省實行後方責任最著勞績者，則為溝通陸路及空路之交通，維持國際路線，使蘇聯貨物得以源源接濟。中國各省亦惟有新疆無慮空襲，人民得以安居樂業。

(八) 中央對於新疆之措施 中央調整新疆，始於三十一年六月，自是年春間盛世駿被刺後，駐重慶代表張元夫飛往迪化，無何偕同盛之五弟世驥飛渝。六月間經濟部部長駱文瀾，第八戰區司令長官張紹堂奉命同張

化，淹留彌月返還覆命。七月間，蔣委員長偕同夫人張德蘭前往青海視察，當時有盛督辦張蘭蘭謁見蔣委員長之傳說，因省城治安關係未得果行。蔣夫人偕同吳忠信（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梁漢操（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吳澤湘（新任外交部駐新疆特派員）飛迪，停留兩日，仍偕吳忠信返蘭。九月迪化設立中央通信社分社。旋經濟部組織西北實業考察團，以林繼庸任團長，前往新疆考察。新疆省亦派重要職員來迪，受訓於中央訓練團。時中央將裁汰各部院公務員有移往新疆服務之擬議，又有揀選難童數千名移新之計劃。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則提倡鑿井開邊，有十年萬井之遠談。三十一年一月新疆省黨部成立，盛氏任黨部主任委員，中央特派梁漢操前往監督。三月一日教育部主辦開新疆中外書籍展覽會於中央圖書館。三日發表羅家倫為新疆監察使，王籍田為監察副使。四月六日行政院通過改組新疆省政府案，李源霖民政，彭吉元財政，林繼庸建設，劉效黎教育。四月八日經濟部主辦開西北工業資源展覽會於中央圖書館。中央大學地理學系主編中文新疆書目及西文新疆書目。五月十八日政府公布獎勵從政邊疆條例。六月間中央設計局組織之西北建設考察團，全團專門人員約二十人，由羅家倫率領赴新考察。

以上所述，為新疆最近之演變，換言之，即新疆之好轉，前途日趨光明是也。往者俱成陳跡，無庸回顧，今後對於新疆應注意何事，及如何開發，方與國計民生兩有裨益，作畫不敏，願抒管見，請分別言之：

（一）只是新疆可稱西北 我國習稱之「西北」本甚廣泛，並不專指新疆，例如甘肅、寧夏、青海亦常被稱為西北，坊間見有製就「中國西北詳圖」出售，察其內容，則只繪至甘肅。青海為止，新疆竟不啻在內，察其用意，果以甘、青為重，而將新疆視若化外之地。此種狹隘心理，實至危險，況新疆之富庶，遠非甘、青所能望其項背乎！蓋我國真正西北實為新疆，實有「極西之中國」(Westernmost China)之稱，倘內地可將甘、青稱為西北，則充其所極，閩、粵視之，亦可稱為西北，不通過甚。此雖笑話，然已暴露國人漠視邊疆之弱點，更足引起強鄰覬覦之心。我國曾受駐俄某公使翻印俄方地圖之賜，而西之喪失國土矣。又因邊界所立木牌，界牌之不確定，而喪失邊地矣。

爲今之計當以正名爲先，以免淆亂聽聞，應由中央明令規定，凡稱我國西北，定是新疆，或包括新疆在內，換言之，中國惟新疆一省爲西北，其他皆非西北，庶幾鑒一而定之界線。西人稱新疆爲中國土耳其斯坦（Chinese Turkistan），稱東三省爲滿洲（Manchuria），認爲不在中國本部（China Proper）之內，今東三省已被侵略，新疆亦自有其危機，倘國人再不加以重視，而屏諸西北之外，則恐貽人口實，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亟應予以糾正者也。

（二）治理新疆一定要是漢人 新疆號稱十四種民族，維吾爾族爲土耳其種，佔全省戶口百分之七十，塔吉克族則爲雅利安種，與古代希臘、羅馬皆有同族關係，其他種族委差，不一而足，全省漢人不及十分之一，數千年來全在漢人統治之下，西人常認爲一種不可思議之奇蹟，其實無他，新疆統治向在漢人之手，漢人文明發達較早，有處理政治之能力，其他種族文化低落，無法治理全疆，故在漢人統治之下，尙能相安無事，有時政權落在他族之手，則紛亂不可究詰矣。

雖然自古西域之向背，視乎中原之強弱，後漢之時，西域常三絕三通，遼清咸、同時代雲集延會阿古柏盡得天山南北之地，嘗自立國而得英俄之承認，即以晚近而論，南疆亦曾一度獨立，組織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民國二十二年九月）。若輩與吾漢人種族不同，宗教不同，風俗習慣亦各不同，如有機會可乘，未嘗不想自行組織回教國，無如在他们自己治理之下，其亂益甚，卒至人心思漢，久亂望治，歷史重演，已非一次。設非漢人統治能力較勝其他種族，少數漢人安有立足餘地，而能否保持新疆爲中國國土，亦成疑問矣。

故欲保持新疆永遠爲中國國土，治理新疆一定要是漢人，（陳紀濤著新疆烏瞰第七頁敘述盛督辦語）將來治理新疆不必定是漢人，但前提要保持新疆永遠爲中國國土（設歸他族治理，勢必爲人利用，豈復再念中原，少數漢人將無瞻顧，如何能保持爲中國國土乎！余與盛督辦會共一場患難，知其愛國心長，忍辱負重於今十稔，余相信其必能實踐到底，但尤盼望維持漢人治理新疆，爲各族謀幸福，否則先已失掉自己立場，「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此之謂也。盛督辦之言，或謂他民族平等意義上着據，自是一種謙虛態度，但如就事

論事，治新疆應在漢人之手，方能保持國土於不墜，其亦許爲知言乎！

(三)開發新疆應採取開放政策 開發新疆甚屬艱上，顧如何開發，似尚未擬就具體辦法，個人愚見，如欲開發之早見成效，莫如採取開放政策，不宜沿用統制辦法。語有之曰，「利之所在人皆趨之」，今欲開發新疆，千頭萬緒，要在引起國內商家及海外僑胞之企業心，使其爭相投資，趨之如鶩，衆擎易舉，積腋成裘，必使官家倡導於先，人民踴躍追隨於後而後可也。

茲應研究如何使內地游資自動移至邊疆，如何使內地工商界結繹陽關道上，以開發遍地黃金之新疆。內地游資充斥，數以億萬計，既無正當之企業又慮紙幣貶價，遂相率囤積貨品，爲物價上漲之主因。如欲使其自動西移，空言宣傳無益，必也許以重餌，自能入吾彀中。所謂重餌者何，即將全省農工礦業完全開放，公開簡明條例，任聽人民自由競爭，如荒地之發放，礦區之請領，特種工業之專利，只須驗明資本，或繳納保證金，並在期限內舉辦，官家可概不過問。惟應嚴禁當事公務員兼營商業以圖自肥，對於真正商人則給予一切便利，可能豁免徵國稅若干年，使其自由發展，遇有重要工業，或由政府補助使底於成。香港本一荒島，英人占之而能如是發達者，端賴其採取自由港政策，各物進口概不收稅，眼光短促者，必斥其坐棄稅收，作法自斃矣。

初頒條例難期周到，不免有掛一漏百之處，然而無傷也。政府既處於指導匡助地位，總以寬大爲懷，以廣招徠，其中容有獨佔大利之輩，究係捷足先得，開風氣之先，同屬國人，如家庭中之子弟，政府又何必斬而不予。惟能如此，而後風聲遠播，具有絕大之號召力，如政府發行儲蓄券，設無人獲得頭標，立致鉅富，誰肯踴躍應接，爭相以有限金錢，投諸無底之壑耶。

蓋自由競爭，方能爭先恐後，人莫不好利，惟有利以勸之，如有利事業概歸國營，實則無異與民爭利，結果人民認爲無利可圖。或不值冒險嘗試，定必裹足不前。抗戰期間，國內爲平衡外匯關係，不得不採取統治政策，若在新疆需要獎勵人民前往，斷非僅以國家觀念所能打動其心理。況開發事業，如僅由政府熱心計劃，而不能動員全國工商界，其無濟於事也明矣。

美國當年開發其「野蠻西方」，即係採取開放政策，自加利弗尼州發現金礦，華人爭往尋求富源，政府不加以限制，凡先標插礦區者，即有優先權，兩年內證明投資若干，礦即歸其所有，法令簡單故能金礦陸續發現，促成橫穿東西兩海之鐵路。蓋知政府力量畢竟有限，必使全國人民共赴事功，方能收到偉效，何況我國官營事業，往往歸於失敗，可不懲前毖後，另闢新途徑乎。

(四)開發新疆應由南疆着手，今日之南疆，爲昔之西域，人民渡其城郭生活，古之所謂居國，北疆則昔匈奴之地，逐水草，結穹廬，遷徙靡定，古之所謂行國。故北疆發達實在南疆之後，而氣候亦較南疆寒冷。南疆氣候溫和，有如長江沿岸各省，林文忠公稱其「美利不減東南」。全省財富在南而不在北，省庫收入專靠南疆，若無南疆，則北疆不易維持。

至往南疆之天山南路，係由嘉峪關經安西折向西南至敦煌，且末，于闐，喀什。該路前本通行，後因行旅稀少，路漸閉塞不通。南疆爲維吾爾、吉爾吉斯、塔奇吉等族聚居之地，漢人極少，有一縣只數人者，衆寡懸殊，遇有亂變，發生回、漢仇殺，則官、商漢人幾難倖免。此種慘戲，欲使其不再重演，亟應規復天山南路舊道，加以修整，使成汽車公路，大量遷移漢人，先行開發南疆，應由中央負其全責，且可立致施行者也。

難者曰遷移漢人至南疆，其如維族反對何？則應之曰，漢人如往奪人之利，當然遭其反對，設各不侵犯，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又何反對之有！余嘗謂新疆真正價值，不在固有之城池，而在肥沃之土地，及蘊蓄待發之寶藏，原有城池無足重輕，應由平地建設農場及工業區，移民而居，數年之後必能蒸蒸日上，駕原有城市而過之。例如南疆塔里河流域可耕之地甚多，儘可容納無數人民，他如庫車之石油，于闐之金，皆有開採價值，由新事業着手，與維族毫不發生權利衝突，且能深受地方繁榮之益，歡迎之不暇，奚至反對哉！

再南疆接近印度，向爲英人勢力所及，邇者新省採取「反帝」「親蘇」政策，蘇方勢力漸次侵入南疆，接理應由中央推展，樹立基礎，以固吾圉。方今我國軍隊開往印度者，爲數頗衆，俟無需要之時，與其開返內地，不如就近開入南疆，以盡守邊之責。國家軍隊原爲保衛疆土，非作對內之用，蘇聯在中國、伊、朝邊界常川

駐紮相當兵力，而我國邊卡乃竟空虛無備，戰後應將軍隊實邊，雖設陪都於帕米爾高原而不爲過，然則利用駐在印度之國軍，以實南疆，而樹風聲，豈不值得考慮耶！但恐由印入新孔道，備極險阻，不易通過多數軍隊耳。

(五)開發新疆交通第一水利第二 集多數專家之意見，盡知開發新疆，交通最要，水利次之。所謂交通，非指航空路線，亦非汽車公路，乃係延長隴海鐵路至迪化、伊犁，而後新疆終爲我有，可以談建設矣。非然者，鄰國鐵路已將新疆包圍，實逼處此，彼逼我遠，彼速我遲，一旦有事，鞭長莫及，以言徹底建設難矣！航空只能供少數人之往來，且爲中蘇兩國合辦，權非完全操自我手，萬一國際發生變化，隨時有中斷之可能。航距飛機飛行數月而停止，即其先例。甘新公路告成，雖聊勝於無，然亦未足擔任開發之責，惟有將隴海延長，方足保持疆土，從事開發。新疆爲歐亞中心點，此路告成，則貫穿歐亞兩洲，必由此線負其全責，遠在北部之西比利亞，定將失去其重要性，而莫敢抗衡矣。深望舉國上下，戮力同心，聚精會神，專辦此事，能早日興工，則早收一日效果。

至新疆荒地甚多，皆國水利未興，致歷久淪爲戈壁。全省已墾熟地，不及百分之一，開拓荒地輕而易舉，且適合於我國國情，惟問題不在墾殖本身，而在灌溉之水利。蓋新疆省雨水稀少，全賴山上消融雪水，以資灌溉，春間需水之時，山雪尚未融化，雖深井亦告涸竭，迨至山雪盡消，水挾土壤逐流而下，欲其停留而不可得，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也。再金省河流散佈甚廣，奈人民知識淺薄，距河流稍遠之地，則無法灌溉，任其荒廢。凡此，皆屬水利問題，或開溝導，或鑿坎井，稍明水利工程者，皆優爲之，再教以機器抽水，火犁耕種，效蘇聯集體農場之所爲，其利不可勝收矣。故欲移民開墾，必先講求水利，水之所至，荒地立可變爲沃壤，水如不來，沃壤亦將變爲石田，其重要性實爲移民之首決問題也。

(六)關於移民意見 新省可以大量移民，雖千萬人亦難容納，但應先移農民，儘陝、甘、青省份之困難農夫，令其挈眷而移，作終於是土之計，而於未遷移之先，應由官家開好荒地，修好溝渠，以待農民之請領，其

由官方補助，給予牲畜、農具、穀種，務使業者即可躬耕，以免坐食，轉爲地方之累。

當茲新省各項實業尙未發達之時，需要農工之能從事生產者。聞有裁汰公務員優予薪資西移之擬議，用意固善，但恐被汰者，類皆衰耆及不甚得力人員，若輩既不爲中央所推重，亦恐無能力爲邊疆效勞，且道路遙遠，氣候嚴寒，能否勝此跋涉，亦成疑問。至抽選難童前往，固爲得計，惟沿途食宿均應妥爲備辦，俾免疾病死亡，保持原有健康，方能效力邊疆。但是在其未成年之前，仍是消耗者，將來如何成家，亦成問題，總不如先移鄰省已有家室之成年農夫較爲得計也。

(七)開發新疆中央應有負責機關 開發新疆之聲浪，有時高唱入雲，有時寂無所聞，各機關既無專責，其緩急則似以當局之意旨爲轉移，新省數年來之措施，未能與中央盡合符節，今僅發表省委數人，而各區行政長官屬何人，則尙未見明令發表（按新省十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區保安司令已於本年六月二十二日行政會議通過），其他軍職及應行呈報事件，恐尙不少，頭緒紛繁，諸待整理，若待當局推動，深恐顧此失彼，難成系統。似應設立機關專司其事，不但負責整個計劃及推動之責，即對各方而條陳，亦可從事審查，以備當局隨時之諮詢，遇有事項，亦可會同主管機關辦理，即以移民而論，亦應有負責機關會同陝、甘省等籌劃進行。凡事得人則舉，應辦之事甚多，倘得其人，則應予以事權，責其後效，爲開發新疆之基本工作。

(八)大規模開發新疆應利用外國資本人才 開發新疆欲使其有益國計民生，勢非具有大規模不可，將數千年來之農業區、游牧區，一躍而咸合於時代性之工業區，尤應先行興辦重工業。舉其大者，爲煤、鐵、石油及電氣事業，在在均需雄厚資本，將統留作國營乎？抑將購商承辦乎？戰後吾國經濟難遽恢復，官商交相疲敝之際，而責其大規模開發邊疆，誠恐心餘力絀，徒耗時間，藉便有此財力，而全國技術人才亦大缺乏，難勝重任。

是以大規模之開發，國內有貝之財，與無貝之才，俱感不足應付。今日瘡痍滿目，到處剝得破碎山河，如不藉此復興中國，更待何時！但若無徹底辦法，則年復一年，徒見紙上談兵，不見實地進行，抑或零星枝節，

無極時艱，吾恐不特終吾人之身，不得見新疆之開發，即吾人子孫至何時代方得及見，亦在不可知之數也。爾余不信，請以交通而論，人人盡知如無鐵路，則談不到開發，延長蘭海路至迪化、伊犁，綿亙幾二千里，勢非提前趕築不可。試問此筆鉅款，將從何出？需要大批有經驗工程師，又將何出？其他應辦之重工業，皆有同感。今如作一簡單計劃，列出開發新疆所不可緩者數事，需要資本若干，人才若干，再集合全國財力人才，是否足以配合，如相差過鉅，無庸吾人掩飾，惟有利利用外資外才之一途，雖須與人分潤，而我實得其利，我國鐵路須皆利用外資而成，然到期皆得收回，況今不平等條約業已取消，外人不得再享治外法權之權利，不過因其投資關係，獲得若干利益而已。

抑更有進者，外資外才最好能由美國方面擔任，蓋美國尊重私人資本，政府僅居輔助地位，無甚權力。戰後可由我國銀行界或公司逕與美國公司訂立合同，各經政府立案後，發生效力，免由兩國政府接觸，轉多顧忌，一事成功，他事隨之，其蓬勃氣象必有不可遏止者，我國邊疆藉以開發，間接利益尤為不可勝計也。

美人開發西方，暴富者不知凡幾，至今猶為人所稱道弗衰，欲再重達其盛而不可得，只有向外發展，使其慾望。今如歡迎美資美才與我國各界合作，開發新疆，自能打動其好奇心，必有聞風而起者，只要無損國權，雖彼得厚沾利益又有何傷？資本經驗，各為成功要素，其成事也並非偶然，吾人與之合作，獲得經驗，他日亦能自營，況事須經多次挫折，而後可底於成乎！方今美國正在考慮廢止限制華人移民律，該案如獲國會通過，則國人可以自由入境，不受限制，吾人亦可報以自由來新投資之權利，增進兩國間友誼，確保太平洋和平。

新省與蘇聯接壤，蘇聯資本同在歡迎之列，將來所有應用機器，均須假道西比利亞及土西鐵路運新，更需得其贊助。其他盟國情願參加者，亦無不歡迎，不過希冀美國多盡倡導之責耳。方今世界大戰方酣，此時提出利用外資，未免失之過早。惟是事關國策，如能早為決定，則可從事準備，至事先派員赴美宣傳，徵求意見，及對某項事業之實地踏勘，更為不可少之舉，亦可於戰時相機進行。迨至戰事結束，或於四盟國首領會晤之時，即有確實方案提出，獲得全體之贊助，更覺美滿順利，此皆有待於負責機關之設立，方能秉承政府意旨，